

敦煌具注历日见载“本命元神”考辨

陈于柱^a 张福慧^b

(天水师范学院 a. 文史学院; b. 图书馆, 甘肃 天水 741000)

摘要: 敦煌具注历日所见“本命元神”及相关图像, 当指中国古代北斗七星禄命信仰体系下相对于本命星神而言的元辰星神。由于十二生肖与北斗在宗教信仰上的关联、以及北斗七星官神在造型方面的相近性, 故敦煌具注历日将生肖置于星官帽顶的构图方式, 不仅可以客观表达以生肖代表本命、以星官代表元神的双重象征, 而且就视觉效果而言, 也避免了因本命星神与元辰星神同为北斗星官、容易导致在造型上相雷同的冗余。隋唐墓葬中冠戴生肖的人像俑, 当与敦煌历日见载的本命元神图像一样, 是元辰(元神)信仰与生肖信仰相结合的产物, 用以展示和传递北斗在古代中国“注死回生”的宗教隐喻。

关键词: 敦煌历日 北斗 元辰 十二生肖

中图分类号: B99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10)04-0084-06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 S. 2404《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具注历日并序》、S. 612《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均记载有“本命元神”, 并绘其图像, 学界已将这两件历日加以辑校。^①近来有学者分别提出本命元神是指北斗七星之本命星君和十二生肖的两种观点,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值得商榷, 敦煌具注历日见载本命元神当为古代禄命信仰中的元辰星神。以下论证之, 敬请方家指正。

S. 2404 为归义军时期敦煌历法大家翟奉达撰写, 其序言记“谨按《仙经》云: 若有人每夜志心礼北斗者, 长命消灾, 大吉”。随后是上下而列的两幅图。上图正上方绘北斗七星, 北斗之下有案几, 其上设香炉一尊。上图中间左侧为一博衣广袖、手持笏板的官者, 其身后立侍从一人。图右下方一士人跪于地向官者祷拜。图下题写“葛仙公礼北斗法: 昔先公志心每夜顶礼北斗, 延年益算; 郑君礼斗官, 长命, 不注刀刃所伤”。下图正中绘制与上图相似一官人, 右上方有一猴首人身者与之相对视, 其下题写“申生人猴相本命元神, 若有精心之者, 逐日供养元神者, 消灾益福, 及昼夜头前安之,

收稿日期: 2010-01-03

基金项目: 天水师范学院“青蓝”人才工程基金

作者简介: 陈于柱(1977-), 男, 江苏邳州人。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张福慧(1976-), 女, 陕西紫阳人。馆员, 硕士, 主要从事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

① 参见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年, 第380、381、516页。

大吉”。S. 612 在“今年新添换太岁并十二元神真形各注吉凶图”的题写之后，绘制了十二个官者模样的造型，在形态、衣着上与 S. 2404 都近乎无异，不同之处在于十二官者中只有七人持笏、其余五人做拱手状。此外十二官人以一头戴大冠的长者为中心，均匀分布于四方。图像之后记有“右件十二元神，凡人本命之日，于夜静烧银钱、驼马、名香、恭果，并画形供养，必得除灾添寿，故安历上切宜”。据此可知，S. 612 中的十二元神应当就是 S. 2404 所言及的本命元神。

赵贞先生认为 S. 2404 上图所绘为本命星君、下图所谓“本命元神”是北斗七星中的廉贞星君。^①但这一观点与图式构成之间存在矛盾。诚如赵贞先生所言，本命元神信仰与“七星人命属法”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七星人命属法”就是将人出生时的十二辰分属于北斗七星，进以占卜人的命运穷通。敦煌写本 P. 2675bis 载“七星人命属法：午生人，属破军星，日食〔小〕豆三石八斗，受命九十五。巳未生人，属武曲星，日食大豆三石八斗，受〔命〕八十七。辰申生人，属廉贞星，日食麻子五斗，受〔命〕八十三。卯酉生人，属文曲星，日食小麦九斗，受命九十五。寅戌生人，属禄存星，日食稻米一石六斗，受〔命〕九十五。”^②类似内容还见于《五行大义》引《黄帝斗图》，道教的《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等五斗经，以及佛教的《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梵天火罗九曜》引《禄命书》等文献中。^③如果将“七星人命属法”与 S. 2404 相对读，可以发现申年生人的本命星君就是廉贞星。那么按照赵贞先生的理解思路，S. 2404 上、下图中的官者都为本命星君；但显而易见的是，将同一星君在 S. 2404 图式的有限空间中绘制两次的做法根本没有必要，因此上下两图理应各有所指。

据刘长东先生检视，^④日僧静然撰写的《行林抄》曾对“本命元神”作专门解释：

本命元神者北斗之中一也……禄命师云，本命元神就七星论之也，每人取二星，所谓本命星本命元神星也。假令子岁生人者，以贪狼星为本命星，以武曲星为元辰星也。阳男阴女前一冲为元神，阴男阳女后一冲为元神。子寅辰午申戌是云阳神，丑卯巳未酉亥是云阴神，就属此神可知男女阴阳也。而阳男阴女阴阳义相□无乖，是顺也，仍前一冲取。阴男阳女其义不叶，是违逆故取后一冲。前一冲者，假令子岁男丑神为前一，丑冲未也，冲者相对心也，所谓丑未相向也。后一冲者，丑岁男以子为后一子冲午（破军星是也）。阴女阳女准望可知。以本命星喻树枝叶，以元神星喻树根也，仍此二星于人最要也。然殊祈供之也，又本命司命元神司禄也，本命削死籍，元神付生籍。仍本命前安利刀，元神前安笔墨云也。……阳男自本命属星当第八星为元神星，阳女自本命属星当第六星为元神星，阴女自本命属星

① 参见赵贞《“九曜行年”略说——以 P. 3779 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5 年第 3 期，第 31 页。

② 录文参《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7 册图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9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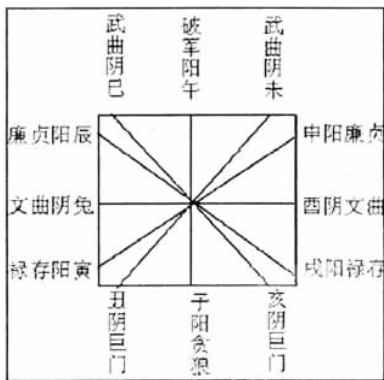
③ 参见陈于柱《占卜·佛道·族群——敦煌写本禄命书 P. 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1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203-205 页。

④ 参见刘长东《本命信仰考》，《四川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第 56 页。

当第八星为元神星，阴男自本命属星当第六星为元神星，自本命星右绕计之可知也。^①

这里明确阐明了本命元神星、本命星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即本命元神为本命星的元辰星神。元辰者，为古代禄命信仰之一种，《隋书·经籍志》记有《杂元辰禄命》，《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载有《推元辰厄命》，萧吉《五行大义》也多次引述《孔子元辰经》。敦煌写本 P. 3081v《推人元辰法》对其有详细描述，文曰“推人元辰法，假令甲子生，男以乙未为元辰，女以乙巳为元辰，男阳命女阴命用前一冲为元辰，男阴命女阳命用后一冲为元辰，他仿此。阳命男前辰冲为元辰，阴命男后辰冲为元辰，阴命女与阳命男同，阳命女与阴命男同……元辰日者是人厄会之期也。”^②《行林抄》中本命元神的推定即依据于“元辰法”。因为北斗与十二辰可相互对应，故本命、元辰均能够以七星来表示。除《行林抄》外，《白宝口抄》也记载了本命星与本命元神星的对应关系，并用图式说明七星间的具体对冲：

子本命贪狼，元神男武曲未、女武曲巳。丑本命巨门，元神男破军午、女廉贞申。
寅本命禄存，元神男文曲酉、女武曲未。卯本明文曲，元神男廉贞申、女禄存戌。
辰本命廉贞，元神男巨门亥、女文曲酉。巳本命武曲，元神男禄存戌、女贪狼子。
午本命破军，元神男巨门丑、女巨门亥。未本命武曲，元神男贪狼子、女禄存寅。
申本命廉贞，元神男文曲卯、女巨门丑。酉本明文曲，元神男禄存寅、女廉贞辰。
戌本命禄存，元神男武曲巳、女文曲卯。亥本命巨门，元神男廉贞辰、女破军午。^③



当我们根据以上内容重新考量 S. 2404 所言“申生人猴相本命元神”时，不难推知

① 《大正藏》第76册，第458页。

② 录文参《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1册图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同时，笔者据文义对残缺部分补录。

③ 《大正藏》图像部7，第336、337页。

本命人如是男性，其本命元神为文曲星官；如是女性，那么其本命元神为巨门星官。考虑到县注历日对礼拜者的性别未予说明、加之古代数术文化多以男性为本位，因此 S. 2404 中的本命元神理应是指文曲星官，当然这也就是 S. 2404 下图所绘官者的确切身份。

至于 S. 2404 上图中的“斗官”，笔者认为应为本命星神、也就是廉贞星。《逸史》曾描述唐朝重臣裴度祭拜本命星君的若干细节：“裴度少时，有术士云，命属北斗廉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后为太原节度，家人病，迎女巫视之，弹胡琴，颠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请裴相公，廉贞将军遣传语，大无情，都不相知耶？将军甚怒，相公何不谢之。度甚惊。巫曰，当择良日洁斋，于净院焚香，具酒果，廉贞将军亦欲见形于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于阶下，东向奠酒再拜。见一人金甲持戈，长三丈余，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动。少顷即不见。”^①文中净院焚香、东向祭拜、公服俯伏等情形，与 S. 2404 上图图像可谓是若合符契，只不过《逸史》中的本命星官改作“金甲持戈”的将军装扮罢了。另据《梵天火罗九曜》所引“葛仙公礼北斗法”介绍，在本命日祭祀对象中，一般包括北斗、本命神形以及本命元神。^②《白宝口抄》“本命星供”也强调“本命星元神星当年星是三星也，本命星左右兼供元神当年二星。或当年星为本尊，兼供本命星元神星二星，故名三星。”^③北斗星、本命元神的图像在 S. 2404 中业已出现，而由下图题记可知申年的当年星就是本命星，所以上图所绘也就只能是本命星君、即廉贞星神。

关于 S. 612 中的十二元神，孙林先生研究指出：“该历日卷首部分有雕版精美的当宫值神及十二生肖神，十二生肖神一律身穿官服，头戴属相冠帽，这种造型与唐朝时期流行的十二生肖人身兽头俑有一定的渊源关系。”^④十二元神与唐宋墓葬中的生肖俑在衣着、造型上的确十分相近，但若据此将二者相等同，恐为不妥。笔者以为 S. 612 十二元神与 S. 2404 本命元神仍属同一系统，即为北斗元辰星神。首先，头戴属相冠帽并不表示戴冠者就只能是十二生肖，如《七曜攘灾诀》记“金其神是女人著黄衣，头戴鸡冠”、“木其神如老人，著青衣戴猪冠”、“土其神似婆罗门色黑，头戴牛冠”。^⑤《梵天火罗九曜》也载“啗北辰……其神状妇人，头首戴猿冠”、“东方岁星……著青衣戴亥冠”（据其图，亥冠即猪冠）。^⑥其次，尽管北斗星官为七人，但诚如前文所述，七星与十二地支在数字上可协调，S. 612 图像本身就暗示着此种寓意，可以观察到图中持笏者恰为七个，并以中轴为界与其余五人作左右对称排列，而这正是对《五行大义》关于

①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07《神十七·裴度》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434页。

② 参见《大正藏》第21册，第462页。

③ 《大正藏》图像部7，第333页。

④ 孙林《唐九宫算、藏族九宫历以及纳西族巴格图的比较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第104页。

⑤ 《大正藏》第21册，第449页。

⑥ 《大正藏》第21册，第460、461页。

北斗解释的呼应 “一名贪狼，子生人所属；一名巨门，丑、亥生人所属；三名禄存，寅、戌生人所属；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属；五名廉贞，辰、申生人所属；六名武曲，巳、未生人所属；七名破军，午生人所属……子午各独属一星，其余并两辰共属者，子午为天地之经。斗第一及第七魁刚两星并是斗之经，建所用指也，自余非所指者，故并两属。”^① 再有，被徐苹芳先生考订为金元时期的《大汉原陵秘葬经》也可表明两者的不同，^② 该书“盟器神煞篇”详细规定了不同阶层墓葬中的各种明器规格：

天子山陵用盟器神煞法……十二元辰，本相，长三尺，合三才，按于十二方位上……墓龙九尺长，安辰地。玉马长五尺，高二尺，安午地。金牛长四尺，安丑地……金鸡长二尺二寸，安于酉地。玉犬一只，长二尺二寸，安戌地。

大夫以下至庶人墓中的明器为：

十二元辰，长一尺二寸，安十二方位……金鸡高一尺二寸，安酉地。玉犬长二尺九寸，高一尺，安戌地……墓龙长三尺，高一尺二寸，安辰地。金牛长二尺，高一尺二寸，安丑地。玉马高一尺，安午地。^③

学界目前将其中的十二元辰视作十二生肖，^④ 但却忽视了如下问题 “盟器神煞篇”一方面规定十二元辰的标准长度，另一方面又对玉马、金鸡等生肖的长、高却又作不符合既定标准的安排。其间的矛盾恰恰反证了元辰与生肖在当时被区别看待的情形。笔者认为《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十二元辰”，应当就是本文着重讨论的“本命元神”，而隋唐墓葬中出土的冠戴生肖的人像俑，当与敦煌历日 S. 2404、S. 612 见载的本命元神图像一样，是元辰（元神）信仰与生肖信仰相结合的产物。隋唐墓葬之所以用十二元辰与十二生肖作为明器，主要是基于北斗七星在古代中国具有“注死回生”的宗教信仰功能，^⑤ 而除十二元辰（神）源自北斗外，十二生肖信仰的形成也同北斗有着密切关系（详见下文）。

虽然我们强调 S. 612 中的十二元神与生肖间的区别，但并不否认两者存有关联的事实。《五行大义》卷5“论三十六禽”载 “答曰：‘……其十二属并是斗星之气，散而为人之命，系于北斗，是故用以为属。’《春秋运斗枢》曰 ‘枢星散为龙马，旋星散为虎，机星散为狗，[权]星散为蛇，玉衡散为鸡、兔、鼠，[开]阳散为羊、牛，摇光散为猴、猿（笔者按：据文义，猿疑作猪）。’此等皆上应天星，下属年命也。”^⑥ 可见十二生肖在古代星占中是被视为“上应天星、下属年命”的北斗之星气，正因如此，

① [隋]萧吉著、钱杭点校《五行大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97、98页。

② 参见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第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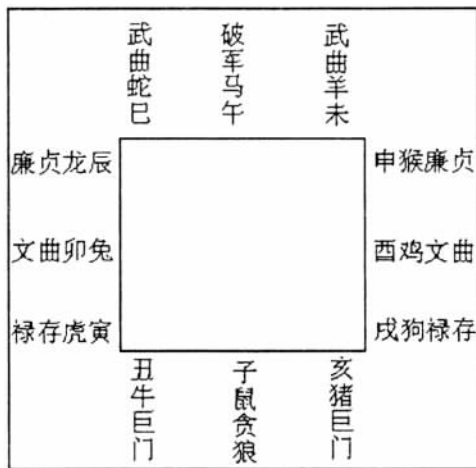
③ 《永乐大典》第9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59年，第3828、3829页。

④ 参见张丽华《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第64页。

⑤ 参见陈于柱《占卜·佛道·族群——敦煌写本禄命书P. 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第209页。

⑥ [隋]萧吉著、钱杭点校《五行大义》，第154页。

十二生肖不仅可以充当北斗本命星君与方位的标识，如敦煌写本 P. 3398 《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记“未生羊相人，命属武曲星……申生猴相人，命属廉贞星……酉生鸡相人，命属文曲星……戌生狗相人，命属禄存星……亥生猪相人，命属巨门星”，^① 而且也可用以指引本命与元辰之间的具体对位，《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壬集卷 7 “元辰杀”条即载“鼠忌羊头向，牛嗔马不耕，虎增鸡觜铍，猴怨兔不平，龙嫌猪面黑，蛇惊犬吠声。”^② 如果我们将其用图来表示的话，可以看出“元辰杀”与前述《白宝口抄》元神图式所展现的内容可谓如出一辙。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 S. 2404 与 S. 612 本命元神的图像意义了，即：由于北斗七星官神在造型上的相近性，故将属相置于星官帽顶的构图方式，不仅可以客观表达以属相代表本命、以星官代表本命元神的双重象征，而且就视觉效果而言，也避免了因本命星神与元辰星神同为北斗星官、容易导致在造型上相雷同的冗余，从而构成一幅寓意明确、简洁生动的本命元神图。

① 录文参《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4 册图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77 - 80 页。

② [宋] 陈元靓《事林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512 页。